

· 陈 杰 ·

鬼手



GUISHO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俗小说·

鬼 手

陈 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王润生
封面设计：雷雨
插图：张海峰

鬼 手
Gui Shou
陈 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32/16·字数 57,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9,000

统一书号：10093·597

定价：0.35 元

目 录

- 1 古物失踪 1
- 2 银色怪艇 12
- 3 怪事连篇 22
- 4 谁是鬼手 31
- 5 狭路相逢 44
- 6 天堂幻梦 54
- 7 林中别墅 63
- 8 群魔乱舞 69
- 9 海外思乡 79
- 10 叶落归根 86

古物失踪

七月二十八日夜，澄海市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博物馆文物贮藏库的一批名人字画被盗走了。其中较珍贵的有明代唐寅的仕女图，董其昌手书真迹《兰亭序》，清初四家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和扬州八怪的传世佳作，还有岭南派的山水花卉。

这些字画都是便于随身携带的小件珍品。看来，窃贼不但能识别古董的真伪，而且很了解当前国内外的文物行情。

澄海市公安局接到报案电话，立即把案情通知刑事侦破科。科长程大龙和年轻的侦破员岑小强带上相机，牵着警犬，准备出发。

程大龙是刑侦科的老科长。多年来一直与刑事犯罪分子打交道，尤其在缉私破案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在十年内乱时期，曾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塞进监狱，审查了五年。后

来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勉强释放了。但这场灾难并没就此结束，出狱不久，又被限令携带家属到边远山区去插队落户，过着与世隔绝的流放生活。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重见天日，回公安局，官复原职。

满头白发的程大龙，热爱自己的工作。他那饱经风霜的前额上，刻着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这是他多年来在保卫祖国、维护治安的工作上，耗费心血的鲜明印记。年岁的增长，岁月的流逝，丝毫没减少他当年的锐气。他办案认真，遇事冷静，善于在繁乱无章的幻云迷雾中，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这次博物馆古物失踪案来得突然，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很少发生的事情，他决定亲自抓这起案件。

程大龙和岑小强走出公安局大楼，便跨上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吉普车。沿着两旁栽有法国梧桐的柏油马路，飞快地向前驶去。

澄海市是一座靠近亚热带的美丽城市。它倚山临海，气候宜人。目前这座城市，已被国家辟为对外开放的重点旅游区。每年到这里来旅行游览的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接踵而至，络绎不绝。

坐在吉普车上的程大龙，此刻无心观赏道路两旁和街心花坛里那争芳斗艳的奇花异卉。他心想，这座城市的特殊地位使破案工作更复杂、更艰巨了。

半小时后，吉普车驶进一座树木葱郁、环境幽美的庭院。一进大门，是一座圆形花坛；越过花坛是一幢白色的三层西洋建筑。从这座建筑上可以看出当年殖民主义者豪华奢侈的痕迹。这里就是澄海市博物馆。

吉普车停在镂花铁门的后面。出来迎接程大龙和岑小强的是博物馆保卫干事老姜。他们跳下吉普车，立即在老姜同志引导下来到窃贼做案的现场——文物贮藏库。

文物贮藏库是当年殖民主义者的游艺室。主楼改为博物馆后，游艺室也随之变成仓库。库房前后各有一排很窄而且很高的西洋式窗子。库房中间是镶着铜拉手的对开式玻璃门。改成仓库以后，在玻璃门外又安装上折叠式的金属防护门。

老姜引着二人来到库房门前，守在那里保护现场的仓库管理员和更夫立刻迎上来。程大龙简单询问一下文物丢失经过，便戴上手套，拿着放大镜往里走去。岑小强拿着自动调整光距的照相机，牵着警犬紧紧跟在程大龙的身后。

程大龙推开库门，立刻嗅到一股刺鼻的酒精味儿，扭头问岑小强：“你嗅到什么气味儿没有？”

岑小强马上回答：“好象有人在这里喝过酒。”

“对。今天我们算是遇到一只狡猾的狐狸了，他作案后又喷上酒，企图阻止我们警犬追踪。你把警犬留在外面吧。”程大龙边说边往仓库里面走去。

仓库里面是一排排的不锈钢架子。各种文物按着分类编号，整齐有序地摆放在架子上面。为了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受气温与潮湿的影响，还在库房里安装了自动空调设备。程大龙顺着钢架前面的通道慢慢往前走着，不时地用放大镜在钢架上、地板上、文物上仔细地观察着，寻找罪犯留下的指纹和足印。罪犯确实很狡猾，在盗窃文物的地方没留下任何痕迹，而在进出的路上也没留下蛛丝马迹。随后他们

来到一扇敞开的窗子跟前，老姜说：“罪犯就是从这里进来，作案后又是从这里离开仓库的。”

岑小强闪动着惊奇的目光望着那扇窗子。玻璃在紧挨近窗棂的地方被窃贼用刀完整地切割下来。他恐怕万一失手弄碎玻璃而发出声响，在动手切割玻璃之前，便交叉着贴上两条橡皮膏。那块被切割下来的玻璃很完整地放在墙外距墙根三米远的草地上。窗里窗外都飘散着浓烈的酒精味儿。

程大龙验看完做案现场又询问值班人员：“你在什么时候发现仓库的窗子开了？”

“在最后一次出来巡察的时候。”更夫惊恐地回答。

“每天夜里，你出来巡察几次？”程大龙凝视着更夫的脸色。

“四次。”

“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间？”

“东方刚刚发白。我走到这里就看见窗子开着。”

“你看见了什么，或是听到了什么？”

“我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什么，当时院子里很静。”更夫急切地说。

程大龙听更夫讲完，又把他叫到大门旁边的值班室里询问一些其他情况。由于环境变了，酒味儿也消失了。更夫嘴里也没喷出喝过酒的气味儿。从这几方面判断，罪犯是在今天凌晨两点钟左右做的案。现在是四点五十分，如果是更夫监守自盗，他的身上和嘴里的酒味儿是不会很快消失的。这样，就初步排除了更夫做案的可能性。但是还不能排除“家魂勾引外鬼”的嫌疑。

更夫走后，程大龙默默地思考着：难道这个窃贼真象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是个会飞檐走壁的夜行人吗？程大龙由此而又联想到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具备这种功夫的人，比如剧团里的武生、杂技团里的空中飞人、田径队里的运动员，还有那些会武术的人……如果窃贼也掌握这些本领，再借助现代化的工具，如撑竿、套索以及轮船的抛缆等，翻墙登屋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他偷盗这些文物有什么用处呢？在境内是无法销赃的。如果拿到境外去卖掉，确实能换到一笔数目可观的现钞。但是，这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国海关早已有明文规定，此类文物历来是禁止出口的。罪犯再狡猾，赃物匿藏得再严密，也很难逃过海关缉私人员的眼睛。就是稍有疏漏，罪犯也只能在特殊制造的走私用具里夹带出一件、两件。一次就想带走这么多东西，是不可想象的。看来，罪犯一定有匿藏赃物的秘密巢穴，而且还初步掌握偷运赃物的特殊方法。不然，他拿到手的东西也会变成既不能变钱又不敢公开欣赏的“废物”。

程大龙向老姜告别后便和岑小强回到局里。按着例行手续，将全部材料存卷归档。然后准备召集经验丰富的侦破人员，共同研究，拟定侦破方案。正在这个时候，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岑小强刚拿起话筒，就听到里面传来内部电话接线员沈莹那清脆而熟悉的声音。

沈莹在电话里说：“方才接到榴花饭店服务员小蓝打来的电话，她说有一位香港客人带来一封信要面交公安局负责缉私的人员。还要求公安局的人最好在下午两点钟到饭店去一趟。局领导通知交给你们刑侦科处理。”

岑小强放下话筒，把沈莹的话原原本本地向程大龙做了转达。程大龙听完，皱紧浓眉沉思一阵，说道：“执行命令，下午我亲自去一趟。”

榴花饭店是一座现代化的新型饭店，面临大海，背倚苍山，样式美观，设备豪华。在它那洁白柔美的缕花围墙里面，绿树成荫，繁花铺地；亭台榭阁，错落有致；小桥流水，别有洞天；密如蛛网般的卵石小径布满其间。这座饭店是为日益增多的国际游客特意建造的。

下午两点整，程大龙准时来到榴花饭店的会客室。那个为香港客人打电话的女服务员小蓝正在会客室里恭候着。她见程大龙来了，便上前打招呼，然后引着他登上电梯。

程大龙来到五楼，跟在女服务员小蓝的身后，径直来到518号房间门外。小蓝扣紧中指轻轻敲了两下，那扇浅褐色的橡木门不声不响地拉开了。出现在程大龙面前的竟是一个雍容华贵的少妇。她年纪将近三十岁的样子，穿一件丝纺连衣裙，裙脚拖地，粉蓝色底子上洒满碎花。乌黑发亮的长发披在肩头，轻柔地贴在她那细腻白净的脖子上，更显得清雅娴丽，潇洒脱俗。随着她的出现，房间里面那浓郁芬芳的香气也溢出门外。

“唐小姐，这位就是公安局的程科长，有什么事您就和他谈吧。”服务员小蓝很有礼貌地介绍着。

“我叫唐晔华，给您添麻烦啦。”唐小姐客气地向程大龙点着头。

服务员小蓝含笑退出。唐晔华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微笑着说：“程先生，请坐。”随后做了个让客的手势。

“不要客气。”程大龙迈步走到会客室内的沙发前坐下。

程大龙下意识地在屋里扫了一眼，见房间里的设备果然豪华：一对流线型的沙发中间是镶着大理石面的茶几。窗旁垂着浅蓝色的抽纱窗帘，在窗帘的褶皱中露出翠绿的缕络。席梦思床上摆着叠得齐整的天香缎被子和一对绣着出水芙蓉的鹅绒枕头。浅褐色的衣柜上镶着落地式衣镜。窗外艳阳当空，衣镜反射得满屋生辉。整个房间给人一种温馨宁静的感觉。

这时，唐晔华调了一杯咖啡放在茶几上，然后坐在程大龙的对面软椅上，笑道：“程先生，还劳您亲自来一趟，真是太添麻烦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知唐小姐找到我这里来有什么话要说？”程大龙含笑问道。

唐晔华露出一副庄重的神态说道：“家父唐钺侨居海外，经商多年。最近迁到香港定居。前些日子偶然到跑马地闲逛，在一家铺子看到一批文物。家父认为这些东西好象是来自内地，很可能是有人利用非法手段私运出境的。家父爱国心切，惟恐这些文物流落失散，就不惜重金购买下来。由于种种原因家父不愿亲自回来，正好乘我回来观光游览的机会，责成我把这几件文物带回来转交给祖国，略表心意，也算是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一点儿微薄之力。”说到这里，唐晔华拿出一封信，呈到程大龙面前，“这是家父的手书。”

程大龙接过信展开看了，内容与唐晔华讲的完全一致。这件事引起程大龙很大震动，立刻使他联想到博物馆被窃的文物。他想，唐晔华的父亲，能在香港买到内地的文物，这

说明盗窃犯是有办法把赃物私运出境的。说不定博物馆被窃的文物此刻正在出境的途中，应当立即通知海关和边防检查站……

这时，唐晔华已站起身，走过去拉开那浅褐色的衣柜，然后从柜里拿出一只柠檬黄色旅行箱。在那小巧玲珑的钱夹里找出钥匙，打开箱锁，轻轻掀开盖子，揭掉洁白柔软的泡沫保护垫，露出几只密封着的塑料薄膜袋。薄膜袋里装着瓷器和铜器。程大龙细看一眼，这些文物都是供在案头欣赏的小摆设，内中有唐三彩、青花瓷、寿州镜、宣德炉。都是当前国际市场上的热门货。

唐晔华把文物一件一件地从箱子里拿出来，摆在茶几上。程大龙也一件一件地仔细鉴赏着、思考着……当他捧起一只落有“大清雍正年制”底款的瓜形官窑青花瓷罐时，感到非常惊讶，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件东西，但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

唐晔华望着程大龙的神色，吃惊地问：“程先生，您对这个瓷罐很熟悉吗？”

“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只是想不起来了。”程大龙微微一笑。

“家父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将这些文物完好无损地交给祖国。”她拿出海关发给的捐赠物品免税单，然后补充说。

“好吧，我回去之后立即向上级汇报。然后还要和文物管理部门商谈接交手续……”程大龙正在谈着，外面响起轻微的敲门声。

“请进。”唐晔华扭过头很客气地说。

浅褐色的橡木门被推开了。唐晔华惊愕地望着。进来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瘦得象一只猴子，留着齐肩的长发，穿一件紧身花格衬衫。他用眼睛向屋里扫视一下，露出歉意地说：“小姐，很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他立即退出去，轻轻地把门带上。

“真讨厌！”唐晔华露出满脸不高兴的神色。

程大龙看看腕上的手表，帮助唐晔华把茶几上的文物放回旅行箱，望着唐晔华从锁孔里拔出钥匙，微笑着说：

“唐小姐，这封信我带着。明天给您回音。”

程大龙起身告辞。唐晔华彬彬有礼地把程大龙送进电梯，扬了扬手，道声：“再会。”

唐晔华看着电梯门关好以后才返回自己的房间。首先把旅行箱放进衣柜，然后坐在沙发上，往靠垫上一仰，如释重负般地长吁了一口气：“总算了却了爸爸的心愿。”

程大龙离开榴花饭店，登上吉普车，对司机说道：“回局。”

车一开动，程大龙很快就闭目沉思起来。他脑子里反复想着刚才见到的那只落有“大清雍正年制”底款的瓜形官窑青花瓷罐，越想越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而且在脑海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忽然想起来了，这只瓜形青花瓷罐是南翔博物馆的展品呀！去年外出时曾去那里参观一次，清楚地记得那个梳着小辫儿的讲解员曾指着瓜形青花瓷罐一再强调：雍正年间的东西比较少，因为他只做了十三年皇帝，保存流传下来的瓷器不但少，而且也比较珍贵。对，这个瓜形青花瓷罐正是南翔博物馆的展品……程大龙正在想着，忽听“嘎——”的

一声，吉普车猛然刹住。司机把头探出车外喊道：“喂，你脑子里在想什么？车离得这样近，还敢横穿马路！”程大龙睁眼一看是一个身穿浅色西装、留着长发的海外游客。他手里提着一只非常显眼的柠檬黄色旅行箱，正在急匆匆地穿过马路。程大龙心里想，从海外来的游客为什么都喜欢这种颜色的箱子？他想再仔细看一眼，不料吉普车转过一个大弯拐进闹市。

回到市公安局，程大龙立即向领导做了汇报。然后用电话与文物管理部门约定，明日上午九点一起去榴花饭店。接着又给南翔市博物馆挂了长途电话，询问那只瓜形青花瓷罐的情况。电话很快就挂通了，对方答复说：“今年四月二十日夜，南翔市博物馆被盗，那只瓜形青花瓷罐连同其它几样文物一起被人偷走，至今下落不明。”

程大龙立即又给南翔市公安局挂了电话，了解博物馆被盗的情况。对方接电话的是个老熟人，很爽快地介绍了案情。他在电话里说：“罪犯用刀切割掉玻璃，盗走文物之后又喷洒了酒精，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至今尚未破案，丢失的文物也下落不明。”

程大龙对着话筒笑道：“丢失的文物我们找到了，但是案还没破。你们可以派人乘夜车来澄海，明天上午九点一同到榴花饭店去接收你们丢失的文物。”

次日清晨，南翔市公安局和博物馆的同志都同车到达澄海市。上午九点整，他们和程大龙一起乘车来到榴花饭店。女服务员小蓝仍和昨天一样，带着满脸微笑把他们送进了五楼的518号房间。

唐晔华象接待贵宾一样把他们接进去。让大家落座之后，她从衣柜里拿出柠檬黄色旅行箱。然后在她那玫瑰红色的手提包里拿出小巧玲珑的钱夹，又从钱夹里拿出旅行箱的钥匙。她轻轻蹲下把钥匙插进锁孔，左旋右转，无论怎样用力也扭不开箱子上的锁。唐晔华急得脸色红涨，沁出汗水。程大龙见此光景情知有变，他果断地做出撬锁的决定。

女服务员小蓝迅速找来铁锯、钢锉、老虎钳子。程大龙接在手里很快地扭開箱锁。唐晔华掀開箱盖一看，惊得脸上变了颜色。箱子里的文物不翼而飞，只有一些用旧报纸包着的碎石块，摆放在旅行箱里。

银色怪艇

唐晔华旅行箱里的文物不翼而飞，这不但使唐晔华的脸由红涨而变得苍白，露出惶惑惊恐的神色，而且使在场的人都很惊愕。

唐晔华掏出粉红色的手绢，捂在鼻口之间抽抽搭搭地说：“程先生，我带回来的东西您昨天已经看到了，可以作个见证。要不然一定会引起诸位先生的误会和怀疑，甚至会把我看成当年上海滩的拆白党。”

程大龙理解唐晔华此时此地的心情。他也知道，对待这件事情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迅速侦破。

程大龙把文物管理部门的人和南翔市公安局的同志打发走以后，便和榴花饭店保卫人员卢元庆来到九楼的一间小会客室里，对文物失踪案进行具体分析、研究。程大龙说：“昨天下午在五楼 518 号房间，是我亲手帮着唐晔华把

文物装进了旅行箱。我走后，据唐晔华说，她一直没离开榴花饭店。如果真是这样，罪犯很可能是来自内部。”

榴花饭店的保卫人员卢元庆感到很内疚。他皱着眉头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用力地在景泰蓝烟缸上揉搓几下，很抱歉地说：“我同意您的分析判断。有必要再去找唐晔华了解一下，因为方才有很多人在场，她也许有些碍口的话不便讲出来。”

“对。”程大龙闪动着兴奋的目光，颇感兴趣地说：“从昨天到现在，唐晔华没离开榴花饭店，但是，不知道她在这段时间离没离开 518 号房间。”

“是呀，如果是隐藏在饭店内部的罪犯，就很有可能利用唐晔华离开房间的短暂时间钻空子。老程，我的意见：事不宜迟，吃过午饭就开始行动。”

程大龙同意地点了点头。

唐晔华由于心绪烦躁，今天她连午饭也没有吃，就紧紧地拉上抽纱窗帘，使充满暴烈阳光的屋子立刻暗了下来，然后换上一件淡绿色绣花睡衣，默默地躺在席梦思床上，很想安静地休息一下，借此暂时抹掉她心中的烦恼。可是唐晔华却没有丝毫睡意，上午发生的事情始终在她脑海里纠缠着、萦绕着。她爬起来，穿上绣花拖鞋在室内踱了几个圈子，又急速地拉开窗帘，凝视着远处那湛蓝的大海。她在窗前停了一会儿又踱了回来，把整个身子扑在席梦思床上“呜呜”地痛哭起来。她的身体象在狂风暴雨里颤抖着的树枝……

外面响起轻微的敲门声。唐晔华立即止住哭声。她抬起头，面向房间的门凝视着、谛听着。敲门声又不紧不慢地响